

人一辈子多多少少总会遇到些爱的时刻,应小心地铭记于心

# 记忆只是一种情感

□周实

1

他说碰见了初恋情人。我问怎么样?他说不好说。一别三十年,一大片空白。即使你再善于辞令,再谨慎应对,怀有多么好的愿望,那片空白也难以跨越。能够填补空白的,只有四目相视的微笑,以及对于往事的回忆。

我问他如何定义回忆,或者说回忆像什么?他知道我有话要说,就说不不知道。我说就是从前的这一切,突然之间又回来了。一头猛犸从身后扑到你的脖子上,要将你的这颗脑袋当成他的一顿晚餐,好好地享受和品味。他说:不错,说得很好,这个比喻真的很好。

2

人一辈子多多少少总会遇到些爱的时刻,应小心地铭记于心。

人其实就活在这些回忆之中的。可是,记忆靠不住,人能回忆的,只能是情感,而非外在的显现。

他说有次他想凭着自己的记忆画画朋友,那是他曾爱过的呀。可是,他一拿起笔,她的面容就模糊了。

记忆只是一种情感。他说。情感没鼻子,没脸颊,没嘴唇,情感不是准确的。他说。

两年后安老师收到前女友的信:“我们复合吧,转了一圈才发现你是最好的,我后悔了。”

# 失恋的故事

□吴玲瑶(美国)

大学毕业后我教了一年书,教师休息室是个开放空间,恰巧一大群年轻老师都是适婚年龄,随时可以听到各种有趣的恋爱故事。

记得有这样一传言,一位姓安的老师诚恳地教另一位没有女朋友的女老师说:“如果您喜欢某一个女孩,就应该去跟她表白,别错过了机会。”得到了这个鼓励,小杨认真地实践,竟然导致小安尝到失恋的苦楚,原来他们喜欢上同一个女同事。安老师不断自责,是自己太蠢?还是太善良不懂得防人?满腹说不清的委屈。虽说失恋无罪,但真受了不少罪。

失恋是什么感觉?有经验的人说,一天可以流干一年的眼泪。想哭就使劲哭吧,也许把眼泪哭干,脑子就清醒了。失恋让人成为悲剧主角,有人无限放大那种痛,自苦到想轻生。我们办公室好多人同情安老师的处境,试着陪他渡过失恋的难关。安慰的人说:“失恋,不失志。”也有人劝他:“失恋就是舍不得,却又不得不舍;放不下,却又不得不放下;想忘记,却又时时想起。但是日子还要撑着过啊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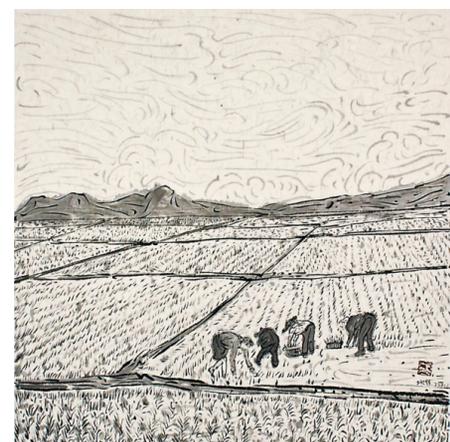
失恋最大的打击是让人一个人没有了自信。听了不少安慰的话,安老师还是一副万念俱灰,生不如死的样子,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,一下子老了许多。朋友为他打气说:“你要相信一次失恋不算什么,以后还会遇到更好更合适的对象。”他有气无力回说:“失恋虽然不会死,但是会生不如死。脸上的快乐,别人看得到,心里的痛又有谁能感觉到?”遇到每对牵手依偎的情侣,他都会不声不响地想起曾经有过的甜蜜,脑海里不停重播她的模样,她说过的每句情话,以及和她一起去过的地方。任何事都能产生千丝万缕的联想,牵扯到心底最隐秘的痛。

失恋时尤其听不得失恋的歌,好像每首歌的无奈,都是述说着自己的故事,像小刀一点点地刮着伤口。失恋时听失恋的歌,是一种自虐自怜的过程,有人借此彻底痛哭一场,或借酒浇愁,或长睡不起。

安老师的事件还没有全然平息时,又有另一个女老师即将失恋,和她要好的男老师将转到别的学校教书,女孩说:“分别时他送我一朵红玫瑰,深情对我说,一旦花枯萎了,他就回来。”大家羡慕地说:“哇,好浪漫呀!”那女孩苦笑说:“可是他送的玫瑰是塑料做的!”

年轻人的恋爱千变万化,离开那所学校后我又听到后续发展,两年后安老师收到前女友的信:“我们复合吧,转了一圈才发现你是最好的,我后悔了。”紧张、激动、兴奋,安老师热泪盈眶挥之不去的记忆,颤抖的双手竟然写下这样的回信:“谢谢你的来信,两年疗伤止痛,我存活下来了,不敢触碰旧伤口。”

故里云深有青田(纸本设色) □银坎保



11月19日至12月9日,广东美术馆青年艺术家学术提名展第二十一回“我的1/3亩田——银坎保的一个计划”在广东美术馆开展。

我对金色稻草有着一种朋友般的眷恋,尤其在近一个甲子前的牛田洋岁月,它给予我很多很多

# 金色稻草

□蔡宗周



秋天的稻草,金黄色,人们常称之为金色稻草。

我对金色稻草有着一种朋友般的眷恋,尤其在近一个甲子前的牛田洋岁月,它给予我很多很多:有温暖,有舒适,有方便,有庇护,有教益,有情怀。

1963年,部队在牛田洋实现了当年围垦,当年种植,当年丰收,除收获稻谷之外,留下了许许多多金黄色的稻草,也衍生了许多故事。每当开镰,我们在唢呐喇叭声中,拖着禾桶,一边打谷,颗粒归仓;一边扎捆禾草,旋开盘晒。十多天稻草捆收完,谷子入了麻袋,装船运进国家粮仓,晒干的稻草在辽阔海田埂上,堆成高高的一垛一垛。

若是早稻,收割完毕,紧接着是“夏收夏种”,进入“双抢”大忙季节,七月初收割早稻,就要人力翻耕,战士们拉犁拉耙,将稻根埋入泥中沤肥,接着又要引水灌田,抢在八月中旬前将晚造秧苗栽下。七、八月正是南方炎热夏日,坐在家摇着

扇子都会出汗,何况劳作在茫茫海滩稻田。那儿没一棵树,没一间房,没一处浓荫可避烈日、挡阳光,中午吃饭、或午后稍事休息,连一片阴凉也无寻觅。

这时,金色稻草发挥了作用。战士们用最简单的办法,在田埂上支上一个一个简易竹架,用稻草编成一片一片,盖成一个个凉棚,上挡烈日,下利通风,能让疲惫的战士稍事歇息。我记得,有时凉棚内挤不下那么多人,我们还会将扎好的禾秆在田埂上列成隔半米宽的两排,两米来长,上面铺上稻草,人钻进金色稻草之中躺下休息,可挡烈日,可透微风,这种条件竟能躺下?竟能忍受?然而,这种方法我们实实在在于在尝试了三年,不仅御寒,也能防暑。

晚造开镰是十一月中旬,南方也秋凉了,我们借住在老乡空出的祠堂,队部,大多是敞开式没有门窗,为了迎接冬天

的到来,稻草又发挥了作用。每日收工,战士们每人会顺便挑一担或扛一捆稻草返回驻地,晚饭后在排长带领下,大伙围着稻草忙开了:有搓草绳的,有编草辫的,有织草帘的,有捆草墙的。忙上一段时日,在第一股寒流到来之前,使驻地敞开的房子添了草墙草门帘,在平整的土地上支好铁架房梁,铺上一层油毛毡,再盖上几天编织好的草帘,用草绳绷紧,用切碎的稻草拌和黄泥、水泥,压实当瓦,糊好做墙,开了窗户,再用石块扯紧落地,拉实,地下则用三合土夯实,房内支上床,架上床板,就成了冬暖夏凉的简易营房了。

金稻草用处可多了。手巧的战士,还会支个木架,钉上钉子,拉上麻绳打草鞋。有的还会挑选稻草上面脱了粒的穗,织草帚、编扫把,用于整理内务,打扫卫生。我那个时候,也学会了扎草帚,先是将精选好的稻穗上部留20-30厘米长,然后一小撮一小撮用线绕上几圈,再依次将第二撮抓起,附着第一撮绕在一起,依次第三、第四撮,沿着那个梗绕上去,自下而上,环环相扣,连接扎紧,扎成一排,到了一定长度就收尾,最后用剪刀剪齐,压齐压平,就成了既美观又耐用的草帚,不比如今市面上偶尔见卖的差。

那几年,战士们还会利用稻草当洗衣服的刷子,取一撮金黄色稻草,揉成绒绒柔柔一团,像丝瓜络般当刷子,不仅可刷衣服,不伤衣物,还便于伸进鞋内,将鞋子里外刷得干干净净。

在广东“珠三角”一带,过去民间流传着广东三宝:陈皮、老姜、禾秆草。意指物贱而广用,材小而万物可及,受惠者不可胜数。如稻草在农村,可用作饲料喂牛喂马,可当燃料烧

火煮饭,可积肥沤种庄稼,可造纸造鞋,可充当建筑材料……甚至,还可泡茶入药,能宽中下气,消食解毒。

在中国古文学中,亦留下许多对金色稻草的歌颂。如苏东坡的“五彩萦筒秫稻香,千门结艾鬓髯张”,如归庄的“稻香秫熟暮秋天,阡陌纵横万亩连”,中国现代画家齐白石也极喜爱稻香稻草意象,画过许多农村待割的金稻。作家叶圣陶对稻草也情有独钟,1923年就写下了童话《稻草人》。

金色水稻,伴随人类共生共长。从结绳记事的几千年前,到人类进入新时代的今天,人类与稻谷须臾不能分离,一起走过了春夏秋冬……

从一城的广州人穿着看,有的人过着春天,有的人过着夏、秋天,有的人过着冬天

# 冬风起,乱穿衣

□倪西骥

近来冷空气南下,广州天气薄凉。我看到大街上各色行走的街坊,突然由“秋风起,食腊味”这句话,想到了另外一句话“冬风起,乱穿衣”,想到了广州的季节。

在北方,一年四季分明,该开花的季节开花,该落叶的时候落叶。在广州,季节的转换、更替比较模糊,没有什么可以参照。广州一年四季都有花,有的花一年四季都开个不停。如果按照树来参照,北方的树是“春萌”“夏绿”“秋黄”“冬萧”。而广州的树,一年四季都是碧绿的,就算有叶更新、脱落,也是不动声色的落。不像北方的秋叶纷纷,如同落雪。广州的四季分明是一个圆,找不到一个明确的“分割线”。

我一直觉得,广州一年不是“四季”,而是“二季半”。春天是一季,夏季和秋季合为一季,冬天顶多是个“半季”。为什么广州的冬天是“半季”呢?因为广州的冬天常被秋天的延迟和春天的早到,压缩成“半季”。广州的半个冬季也不冷,北方的寒天气势汹汹地向广州“发兵”,可早被一路的崇山峻岭、湖泊大河、高楼树木的景色诱惑了去,到广州的“兵”,已经没有了那股“匪气”,最多是发一下脾气而已。所以,广州的冬季像水一样被吸进秋季里,又像雨一样融在春季里。

前几天,北方大部地区已

降雪。天气预报说,北方将有一股强冷空气南下。不过,面对冷空气,广州人不当一回事,因为大家都习惯了,板着脸的冷空气到了广州就变成笑脸了。预报天气的时候,广州的气温还有三几摄氏度。说这天气是“炎炎夏季”或“秋老虎”也不为过。没人把天气预报放在心上,没准这冷空气又不了了之。

可是,几天后的一个半夜,我睡在床上突然觉得有点冷,以为是空调开得太低,于是懒洋洋调高温度继续睡。第二天一早起来,我鼻子有点干燥、发痒,又想打喷嚏。拉开窗帘向外一看,起风了。于是打开窗把手伸出去,空气里果然有了凉意。看看温度,比平时下降了十多摄氏度。没想到,冷空气在夜里来到广州,释放着他最后的“敌意”,来了一个小小的袭击。

早上,那些经常锻炼的,身体强壮的人,对这股冷空气不屑一顾,甚至轻蔑。他们和平常一样,趿拉着拖鞋,穿着短裤和背心就出了门。有的人觉得这点凉,身体能顶得住,继续走向公园,走向广场。有的人觉得有点凉,走了半路也不好意思退缩,所以继续前行,以至于表面潇洒,内心“瑟瑟”!

马路上骑摩托车、电动车的人,还有那些上了年纪的人,身体虚弱的人,身上穿了毛衣、裹着风衣,甚至是棉衣。地铁里、公交车里,空调不因为冷空气来就停歇,空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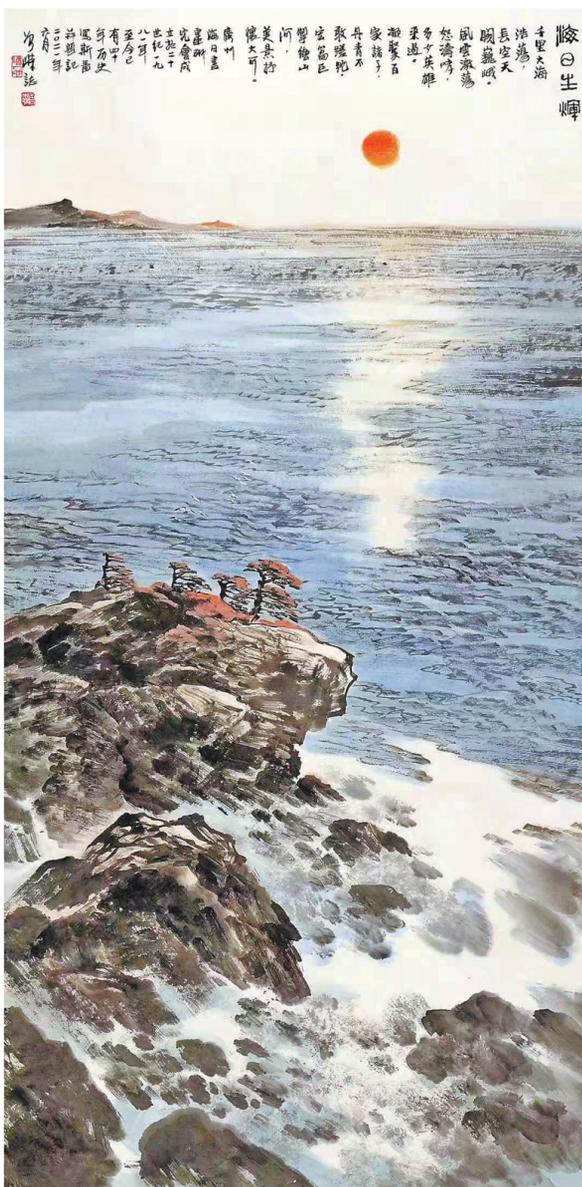
里涌动着,弥漫着一股樟脑丸的味道。也许,大家来不及洗一洗、晾一晾旧年的毛衣、外套,直接穿了出来。

大街上,高档写字楼里,有的靓男脚穿锃明瓦亮的皮鞋,半袖白衬衫配笔挺的西裤,倒也“冷得精神”。有的靓女,上身穿着羽绒或宽松的针织毛衣,脖子上围了丝巾。脚上却蹬着凉鞋,闪亮出一双修长的美腿。这打扮,明明上身“暖被窝”,下身“冰激凌”。

到了中午、下午,地铁、公交里、马路小巷里,写字楼商场里,人流涌动。穿什么衣服的人都有。有的人穿着短背心,有的人穿长裤长袖。特别是那些把外套、毛衣脱下来的,把袖口系在前腰,或者把毛衣和外套搭在后背,两条袖子垂在前胸,格外随性、潇洒。从一城的广州人穿着看,有的人过着春天,有的人过着夏、秋天,有的人过着冬天。可是,没有人对谁眼光斜视,没有人对谁评论论足,各穿各的,各走各的,各美各的。

如果说北方的季节是个古板、教条、不可反抗的“严父”,那么广州的季节,如同一个宽厚、慈祥、随和的“慈母”。你穿什么她都不嫌弃,你穿什么她都觉得好看。

这一城广州人,性格都低调、真诚、随性;这一座广州城,品格开放、包容又大气!



海日生辉(国画) □曾嵘

除了奶奶,爷爷也曾带我到镇上去吃河粉

# 故乡信宜

□李德南

薄荷是一种很奇怪的植物,你靠近它,若是不和它接触,那无论你的鼻子怎样灵敏,都难以闻到它的味道。一旦你碰到它,就会满手留香。回忆也像是一株神奇的植物,只要给它浇上一点点细节,就会瞬间复活。当我的手从薄荷的纹路上收回,有关小时候的一些生活经历,就在我的脑海中呈现。

那时候,我还住在老家,信宜的一个小山村里。老屋在半山,有果园和菜园。我每次感冒,奶奶总会到菜园里采摘一些薄荷叶子,挖一块紫红色的姜芽,洗净,放在碗里捣碎,和稀饭、盐搅拌均匀,让我吃。感冒是很不舒服的事情,让人心情沉闷,食欲不振。每当奶奶把这样一碗薄荷姜粥递到面前,我总会觉得心里天清气朗,气力顿时恢复不少。趁热吃下,感冒没几天就好了。

我喜欢薄荷姜粥的气味,似

乎和它天生有缘,有时候哪怕身体好好的,也会对奶奶说:“奶奶,给我做一碗薄荷姜粥吧。”

“你又没有感冒。”她觉得我的要求很奇怪。薄荷姜粥不是毒药,老人家又格外善良,疼爱我,经常会满足我。

其实我就是喜欢那气味。它能提起我的精神。这气味,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。

除了薄荷姜粥,我还很喜欢故乡的河粉。我的故乡,在一个叫池垌的小镇上。镇上的河粉,很有名。镇上有一条街,名字叫“食惯嘴”,以卖河粉为主——在信宜,“河粉”更常见的叫法是粉皮。“食惯嘴”的河粉大多爽滑,弹性十足。吃法通常有三种。一是上汤河粉,大概做法是煮好汤,把河粉放在滚烫的水里烫一下,加入汤和其他佐料就可以了;还有一种是炒河粉,和汤河粉一样

较为常见;最有特色的,是第三种,捞河粉。河粉在蒸好后,加上特制的酱汁,还有芝麻、香葱等,放在一起拌均匀,就可以吃了。这一做法,其他地方也不是没有,虽然工序一样,但那味道毕竟不同。

第一次吃捞河粉是奶奶带我去的。她很疼我,甚至可以说我是溺爱。刚到镇上,她就带我去吃河粉。她不吃,那时候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吃,现在知道了——家里人多,经济条件却有限,她一向是节俭的。我那时年纪小,贪吃。满满一碗吃下去,还不满足。她让我吃了我一碗。饱得有点头,走不动了。

那天,是奶奶把我背回家的。

从镇上到我们生活的村里,有好几里路。现在想起来,依然觉得不可思议。奶奶那么瘦小,长路迢迢,不知道她是哪里来的

气力,能把一个小胖子背回家。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的好脾气,一路上,她没说过一句责备我的话,只是说:“下次别吃这么饱。”

除了奶奶,爷爷也曾带我到镇上去吃河粉。记忆中,爷爷在干活之余,喜欢喝一点酒。在赶集的日子,他有时候会带我去镇上。他会点上两份河粉,他一份,我一份,还会分一点酒给我。只是一点点。爷爷话不多,吃得慢,喝得更慢。我总会在他吃完之前把河粉先吃完,那时候,他就会把他的河粉再分给我一些。吃完后,我们一起回家,一个节日由此而结束。我则开始在暮色中期盼下一次节日的来临。

这样的节日,我想爷爷也是心怀盼望的,他一直话不多,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欢乐和期待。

每每想起这些细节,我就会想到我的故乡信宜;每每想起信

宜,尤其是在信宜的时候,又会想起诸如如此类的细节。

今年五月,难得回了一次故乡,入住的酒店就在我老家所在的小镇上。虽然这家酒店的早餐很丰富,可以选择的种类很多,但是每天早上,我都少不了要吃河粉。丰富多样的选择,在许多地方都会有,唯独食惯嘴河粉,只有回到信宜才能吃到,那才是我所熟悉的味道。

相比其他地方,信宜的发展速度也许是慢了些什么——至今未通高铁,但无论如何,许多变化是让人觉得非常可喜的。此次回到故乡,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“锦江画廊”、“西江画廊”、“山水画廊”这三大碧道的修建。坐在车上沿着锦江画廊前行,看着缓缓流动的河水,看着层层叠叠的远山,看着身边有烟火气的村落,恍惚中有点身在江南的感觉……